

世界通史

第二冊

周谷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 學 叢 書
世 界 通 史

第 二 冊
周 谷 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二冊目次

第二篇 亞歐勢力之往還	一三九
-------------------	-----

第一章 波斯勢力之興起	一三九
-------------------	-----

一 自然環境與人民	一三九
-----------------	-----

自然環境之變遷——土著人民之生活——共同語言與宗教——帝國以前之西亞

二 波斯帝國之興起	一五二
-----------------	-----

波斯勢力之中心——西魯士的出身——西魯士的革命——波斯帝國的創造——大流士

王的遠征

三 波斯帝國之組織	一六二
-----------------	-----

專制權威的代表——行政區域的劃分——中央與各省的聯絡——各省貢納的情形——

軍事勢力的組織

四 波斯帝國與希臘	一七二
-----------------	-----

波斯希臘之對立——伊渥尼人的革命——波斯希臘之戰爭——波希戰爭與文化——波

斯文化之地位

第二章 亞歐勢力之往還(上).....

二八七

一 亞力山大之東征.....

二八七

波斯統治之就衰——馬其頓人之興起——遠征事業之預備——亞力山大之遠征——遠征印度之影響——亞力山大之逝世——繼承勢力之三分

二 由大夏安息到波斯中興.....

三〇四

大夏安息的獨立——大夏地位之重要——安息人民的生活——安息帝國之組織——中
國羅馬與安息——波斯勢力之中興——人民的生活與政治——新波斯的國際地位

三 阿剌伯勢力之西進.....

三二七

阿剌伯人的生活——回教以前之信仰——穆罕默德之創教——回教帝國之成長——統治性質之變化——國際商業之中心——回教文化之發達

第三章 亞歐勢力之往還(下).....

三五四

一 十字軍之東征.....

三五四

色爾柱人之興起——色爾柱人之地位——十字軍之起因——十字軍之東征——東征之

影響

二 蒙古人之興起……………三六八

蒙古人民之生活——成吉思汗之地位——諸種部族之統一——蒙古帝國之創造——帝國盛時之文化

三 蒙古人之西進……………三八六

中亞伊朗之攻占——亞洲西極之攻占——歐俄諸地之攻占——蒙古治下之歐俄——多腦河流域之攻占——回教統治之推翻

第四章 歐洲文化之演進……………四〇四

一 由希臘到羅馬帝國……………四〇四

由希臘到羅馬——意大利人之生活——羅馬帝國之萌芽——羅馬帝國之創造——帝國政治之演變——經濟社會之演變——文化演變之特徵

二 北方蠻族之南下……………四三六

北方蠻族之生活——蠻族羅馬之相反——羅馬帝國之就衰——北方蠻族之南侵——歐洲文化之變動

三 基督主義之傳播……………四五五

基督主義之遠源——基督主義之發展——各種蠻族之基督化——基督教會與政府——

菴堂生活與文化

第五章 亞洲文化之演進

四七五

一 由周末到秦漢帝國

四七五

民族統一之趨勢——秦人勢力之發展——統一中國之秦帝國——安定東亞之漢帝國

——秦漢時代之社會——學術思想與制度

二 西北民族之進逼

五〇〇

西北民族之生活——西北民族之進逼——漢族被迫而南遷——後魏之安集政策——統

一帝國之再建——領導東亞之隋唐

三 佛教文化之傳播

五一九

佛教東來之開始——東西信徒之往來——佛教經典之翻譯——寺院生活之發達——佛

教所遭之反攻——佛教文化之成分

第六章 東西文化之交流

五三七

一 東西交通的道路

五三七

各大帝國的秩序——陸上交通之道路——海上交通之道路

二 東西貿易的活動

五四九

東西陸路之貿易——絲品貿易之發達——東西海上之貿易——回教商人之勢力——	三
東西文化的交流·····	五五九

養蠶方法之西傳——造紙技術之西傳——印刷技術之西傳——火藥羅盤與瓷器——希臘藝術之東傳——各種宗教之東傳——植物知識之東傳——希	
--	--

世界通史

第二篇 亞歐勢力之往還

第一章 波斯勢力之興起

一 自然環境與人民

自然環境之變遷 波斯勢力全盛之時，曾在歷史上創造空前偉大的帝國。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帝國版圖之大，東到印度河以東，西達地中海東部沿岸，北達裏海及嬌河，南濱印度洋。於今阿富汗、俾路支（即巴魯吉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以及印度西北一部分土地，蘇聯南部、中央亞細亞一部分土地，阿剌伯北境一部分土地，歐洲的茲雷斯（Thrace），非洲的尼羅河流域，皆在波斯帝國版圖之內。這帝國的創造成功，較西方的羅馬帝國爲早，較東方的秦漢帝國也早。可以說是歷史上空前的偉大帝國。

這個帝國的自然環境，就今日的情形看來，有好些地方，尤其是伊朗高原及中央亞細亞一帶，並不怎麼好。照塞克斯氏（Sir Percy Sykes）研究的結果看，這一帶地方，氣候乾燥，雨量不多，森林稀少；出產物品，更不豐富。例如

自巴魯吉斯坦 (Baluchistan) 至伊朗的給爾滿省 (Kerman Province)，其間足有一百五十哩之地，人煙稀少，在今日祇可供游牧人生活。然而當亞力山大東征之時，帶着希臘軍隊到這一帶，據希臘史家亞立安 (Arian) 所述，不唯不感困難，而且人馬即刻可得到豐富的給養。情形如此，那一定是這帶地方的氣候，自古至今都在變化；古時這裏大概很好，後來漸漸變了，所以有好些地方幾乎是不適於居人的。塞克斯氏是研究這一帶的權威學者，他斷定這裏古今氣候有變，他的意見約略如下：

氣候對於土地的構成，人民的生計，政治的形式，歷史的發展等等，既已有極大的影響；則研究這一帶的氣候在歷史各時代中有無變化，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漢丁敦氏 (E. Huntington) 對此問題曾有專章敘述。氏除仔細考察羅布 (Loch) 溢地，吐蕃 (Turan) 及夕斯坦 (Sistan) 等地的氣候，注意其漸變為乾燥外，並採用我的意見，以為波斯所轄巴魯吉斯坦與給爾滿等地，在距今二、二〇〇年，亞力山大東征之時，其氣候必遠較今日為優良。例如亞力山大帶着希臘軍隊所經過的一段地方，自巴魯吉斯坦的班帕流域 (Bampur Valley) 至給爾滿省的魯把 (Rudbar) 地方，其間距離，足有一百五十哩。我於其中，沒有看見一所房屋或一個村莊；整個區域，在目前實在祇夠游牧人生活。像這樣的地方，如果希臘的大軍，不費好大的氣力就能走過，那幾乎是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然而希臘史家亞立安 (Arian) 居然謂希臘大軍一旦達到班帕流域，便即刻找到豐富的給養，足夠維持兩月的生活。經過兩月的休息，遠征的英雄們又可很舒服的走過南部波斯。這些地方，我們旅行經過，費力極大，糧食等項，均須事先預備，與亞立安所示截然不同。此外漢丁敦氏還舉了許多實例，都足以證明

波斯氣候漸漸趨於乾燥。

塞克斯氏的意見，見於其所著「波斯史」(A History of Persia)一書第一卷第一章。漢丁敦氏則於「亞洲地勢之變遷」(The Pulse of Asia)一書中，謂中亞一帶的氣候，在過去兩千年中，有大變化；而這方面民族生活的種種遭遇，則與此直接有關。其大意云：

我們如想懂得現在中亞一帶的地理情形，切不可把他視為長期不變的固定現象，而應視為時時在變遷中的一種結果。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在過去的兩千年中，這一帶有一種極顯著而普遍的變化趨勢，即氣候漸漸變成乾燥是也。在較為乾燥的地方，有好多可以耕種，可以畜牧的土地，大大的減少了，因之，可以居人的土地隨着縮小。反之，在山區中有些較為潤澤的地方，氣候的變化卻又是很好的；這些地方，氣候不很潮濕了，雪也不多了，因之，更適於住居。在比較乾燥的地方，氣候日趨於乾燥，實在是人類的不幸；飢荒大患便從此發生。這些飢荒大患，又是戰爭及人類之大移民的實在原因。戰爭與移民，曾使許多朝代，許多帝國，趨於滅亡；也曾使許多新民族，許多新文化，趨於成長。反之，假如一個地方的氣候漸漸變成潤澤的，則居民的生活情形當隨之改善，生活必漸趨於舒適與繁榮。在這等地方，戰爭發生的機會必較少，人類的心思才力，可多用於創造文化的學術方面。

中央亞細亞的歷史大勢，與該方面的氣候變化是相適應的。氣候變好，是歷史上繁榮進步的時代；氣候變壞，則生活貧苦，人口彫殘。我自己所作許多考察，足證氣候變化與歷史盛衰相應的道理，可應用於很多地方；至

少在西起土耳其，東至中國本部的這三千哩地域中可以應用。此外還有一些事實，雖尚未經詳細考察，然而也足以證明氣候與歷史相適應的道理，實可應用於舊大陸，乃至新大陸一切有歷史文化的地方。例如中亞居民中，普遍的貧窮、飢荒、生活萎縮等，恰與比較的進取、繁榮、生活舒適，成一反比。因此，戰爭、混亂，乃至人民的移徙，常常發生。民族與民族，常在新的物質條件下，彼此混合起來；新的物質條件又能養成新習慣與新品性。

中央亞細亞一帶，古今氣候的變遷，若拿給爾滿省的兩種描寫作一比較，更見明白。關於該省近代的描寫，出自塞克斯氏，其大意云：給爾滿省有些地方為純粹的沙漠，有些地方間或雜有肥沃之區。至於河流，大概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至若關於該省古代的描寫，則出自斯厥波氏（Strabo），其大意云：給爾滿省，實一肥沃之區；不獨一切物產都有，就是樹木之類也都是很大的。這裏有河流灌溉，也有一長條沙漠與安息相接連。就在十二世紀以後，這個地方也還在向壞的方面變遷；所以有穆罕麥德時代的許多城市，都因缺乏水的供給，淪為廢墟，不能恢復。

土著人民之生活 在上述自然環境中之土著人民，統稱雅利安人（Aryans）。他們發跡的地方，有人以為在南俄的草原地帶，有人以為在裏海的西北方面。他們的向外發展，或東入印度，或西入歐洲，所以又有「印歐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之稱。入波斯的，就叫波斯人。至於他們所以要離開老家，而向各方面發展，據他們自己的傳統說，有一種惡魔的勢力，把地面冰凍起來，不能住人，使他們不得不離開老家。塞克斯氏以為這種傳統的說法，可能意味着氣候的變遷：氣候愈變愈乾燥，他們便不得不向外發展。至於向波斯境內發展的時代，或早或

遲，並無一定。據莫爾干氏 (Jacques De Morgan) 的估計，入大夏 (Bactria) 的一支，其南下時代，約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以前；入波斯西北境的一支，叫麥狄人 (Medes)，其南下時代，約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更有一支叫卡色提人 (Kassites)，他們可能是麥狄人中的一族，早在公元前一、九〇〇年時就建立了朝代。就這幾個例子看，雅利安人的陸續南下，當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

他們南下之初，所到之處，當然還有更早的土著人民。這些人或被屠殺，或被驅逐，或被馴服而與外來的雅利安人和平相處。據希羅達特 (Herodotus) 所述看，經過這樣遭遇的民族，大概不少，所以他的名著中還記下了許多名稱。不過我們這裏所謂土著人民，係泛指雅利安人南下以後，波斯帝國建立以前，這一廣大地區裏各種各樣的民族而言。他們各因處境的不同，型成彼此之間的許多差別，然而仍有其較大的同點，即：一同操古波斯語言 (Zen language)；一同信瑣羅斯德 (Zoroaster) 所創的祆教是也。至於生活，多帶游牧性質；定居生產，似乎還不通行。格羅特氏 (George Grote) 於其「希臘史」 (A History of Greece) 第四卷第三十二章中有一段描寫，大意云：

東起印度河流域，西達查哥羅山系 (Zagros)，北抵媯河及裏海，南濱波斯灣及印度洋，有一廣大地區；其中居民種族極不一致，然而大多數都屬瑣羅斯德教的信徒，都操古波斯土語。這個地區，當地居民稱之爲伊朗 (Iran)；地勢高聳，氣候寒冷，森林不多，雨水更少；至少中部諸地是如此的。有很多地方是沙漠，不適宜於文化的發展。也有些地方是很肥沃的，有雨水可儲，灌溉方法也可使用；這些地方便有密集的人口。但是繼續的耕種仍

不可能；所以自古至今，伊朗的人民，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綜括說來，北部多山地，有很好的牧場；夏季氣候尤爲新鮮，所以古代的國王多到這裏避暑。南部多平原，水土較爲優良；唯瀕海的斜地，氣候較爲乾燥。麥狄人（Medes）、波斯人（Persians）等在這一帶牧馬，其辛勤是可以想見的。各地人民在廣大的伊朗境內，因所處的地方不同，彼此當然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因爲他們的語言有一個共同的遠源，信仰有一種共同的宗教，其品質更相差，不遠，終於型成一個偉大的集團。與印度河以東的印度民族不相同，與查哥羅山系以西的亞述人也不相同，與裏海及烏拉海附近的游牧民族更有分別。他們沒有印度人及亞述人那樣善於生產，也沒有裏海附近的游牧人那樣兇猛好戰。

據塞克斯氏說，雅利安人南下之時，還是原始的游牧民族，還纔開始學習農耕，建立城市；還不知使用文字。大意云：南下的雅利安民族，是一種原始的游牧民族；他們有馬、有牛、有羊、有山羊，並餵了看家的狗。他們旅行的時候，乘極粗笨的車子；他們的男女配合，還是行的掠奪婚姻制；他們的家庭組織，還是以家長制及多妻制爲基礎。他們已知金、銅及金銀混合物等的用途；但他們的藝術製作尙極簡單，且限於裝飾方面。他們還不知書寫的方法。積時稍久，他們乃漸漸定居下來，學習耕作，組織鄉村，並建立城市等。至於政治組織，進步很慢；各處實行的，都是組織極鬆的族制；除遇外患，彼此是各不相干的。

共同語言與宗教 由上所述看來，使各地土著民族團結爲一整體的，凡有兩種要緊的工具：一曰共同的語言，二曰共同的宗教。（一）關於共同語言，塞克斯氏以爲雅利安各種土語尙未分化型成以前，實屬於一個共同的

雅利安語系或印歐語系，這大概就是所謂古波斯語者。古波斯語的遺跡，據塞克斯說，在大流士(Darius)時代的比士墩石刻(Inscription at Behistun)上也還保留着一些。古波斯語與波斯以外的雅利安人或印歐人的語言原屬同系，頗多相同之點，這有很多實例可證。發克斯氏(W. S. W. Vaux)隨便舉了八個例子，便也可見一般。例如：

古波斯語梵	語拉丁	語日耳曼	語英
Brātar	frāter	bruder	brother
Man (to think)	man	mens	meinen
duvarā	dvara	fores	thüre
ŷta (to stand)	sāhā	sto	stehen
Mam	mām	me	mich
Mātar	mātar	māter	mother
Tuvam	tvam	ta	thou
Pad	pāda	ped-em	foot

(二)共同的宗教，即瑣羅斯德(Zoroaster)所創的祆教是也。這可分數項述之：一曰波斯固有的信仰。在祆教創立之先，波斯人中，早有其宗教信仰；他們崇拜天地、日月、水、火、風等神。祭祀的方法爲高登山頂，當空陳獻祭品，向所祀之神祈福；祭後則將祭品自由處置。希羅達特(Herodotus)云：

波斯人沒有偶像，沒有神廟，沒有祭壇；以爲要用這些，便是愚蠢。這大概因爲他們不信希臘人，不相信神的需要與人的需要相同。然而他們歡喜登高山頂上，向天神或頭上的蒼天陳獻祭品。他們也敬祀日、月、地、火、水、風等神。這是自古傳下給波斯人的宗教信仰。波斯人舉行祭祀，不設壇，不燃燈，不奠酒，不奏樂。舉行祭祀的人祇須把犧牲品置於清潔的地上，呼喚神名即得。至於祈禱，不許祇爲個人；必須爲國王，爲波斯人全體。祭祀的一切手續，準備完了，便有祭司一人，爲頌聖詩一篇。稍等些時，乃將祭品收去，自由處置。

祆教創立之先，波斯人有這麼一種固有的宗教；這正如印度人一樣，在佛教創立之先，也有其固有的宗教。而且伊朗方面波斯人中固有的宗教與印度方面雅利安人中固有的宗教是相通的。印度在毗陀時代，崇拜自然；伊朗在祆教之先，也崇拜自然。代表自然神的字眼，據愛德瓦氏 (E. Edwars) 指出，兩方有相同者。如梵文中的 *Asura*，波斯神典中的 *Alura*，都是代表至上神的；又如梵文中的 *Devā*，波斯神典中的 *Devā*，都是表示與天有關的字眼。

二曰瑣羅斯德之創教。祆教的創始者瑣羅斯德，是阿澤佩占 (Azerbaijan) 的土著，可能是一個以祭司職務爲生的人，但其詳情現在無法知道。他出生的年代，有些學者以爲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有些學者則以爲是公元前六六〇到五八三年之間的人。這自然以後一說爲迫真；不過是否確鑿，還待考證。在創教之先，他究竟打算要創一種什麼教；這從上述自然環境的變遷，土著人民的生活，天地等神的信仰，可以推知大略。凡宗教的產生，必與人民的生活環境有直接關係，祆教自不是例外。就穆爾氏 (G. F. Moore) 在其「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 上所述的看，祆教似乎是由改良當地固有的信仰而成，這大概不錯。凡宗教的創立，必依多少固有的信仰以爲基礎，斷不能一切憑空創立；即如猶太教，便也是這樣成立的。瑣羅斯德憑當地固有的若干信仰以創立祆教，正與以色列的預言者憑當地固有的若干信仰以創立猶太教，情形正同。且祆教的神典「阿韋斯大」(Avesta) 與猶太的神典「舊約全書」(Old Testament)，形式也有好多地方相似：都是陸續纂輯而成，都包括儀式、戒律、聖詩等。

三曰教典之內容。祆教神典「阿韋斯大」的主要內容，有下列各項：一、祈禱文告，這是祀奉一切神祇時，由祭司宣讀的；二、清潔戒律，這是要信徒大家遵守的；三、對於某些神所特用的聖詩；四、祭司及普通人民所私用的禱告。戒律一項中，凡包括三個重要原則：

一、農耕與畜牧是最高貴的職業。

二、創造的整個過程，就是「善」「惡」互關的過程。

三、地、水、火、氣等元素是很清潔的，不可污壞。

塞克斯氏以爲第一個原則，實表現着祆教所主張的理想生活。第二個原則表現祆教的二元性質：一方面爲善神，另一方面爲惡神。善神所創造的一切皆善，都是有益於人生的；凡祆教信徒，務必設法保護，使其繁榮；如出力的牛，守夜的犬，司晨的雞等等，即其實例。惡神所創造的一切皆惡，都是有害於人生的；凡祆教信徒，務必設法對付，使其消滅；如猛獸、毒蛇、蒼蠅、害蟲等等，皆其實例。第三原則表現一套宗教習慣：如以火爲神聖象徵，祭司辦理神事時，必

以物掩口；渥濁東西不能傾入流水；人死，置於塔上，恐有污土地的清潔。更有奇怪習慣，以爲一切病源出於惡魔；爲着要遠離惡魔，遂輕視病者。這三條原則合起來看，第一條指出一個要獲得善果的方向，第二條指出一個要培植善果的基礎，第三條指出一個存善去惡的分界。三者都非常切合實際生活。穆爾氏謂祆教的信仰與雅利安人生活的轉變不無關係。雅利安人南下之時，一面拋棄游牧生活，一面學習農耕生活；種田餵牛，成了他們的神聖本務。凡傷害牛種，或棄地不耕的，都與他們的生活方向相違，都在被排斥之列。祆教神典中的原則，正與此相符。

四曰善惡二神之性質。祇有善惡相關，那是道德生活，而不是宗教信仰；要有宗教信仰，必設善惡二神。祆教的善神，其遠源爲雅利安神話中的「天神」(Sky-god)。瑣羅斯德創教以後，即以天神爲至上神，名曰「阿火拉」(Ahura)；或更普通一點，稱爲「大智尊者」，名曰「阿火拉馬茲大」(Ahura Mazda)。因此祆教就叫馬茲大教(Mazdaism)，馬茲大至上神，上擎着天，下環着地，中懸日月，照耀四方；爲宇宙之主宰，爲智識之源泉，爲幸福之精神；具有善良、正直、剛毅、慈悲、康健、不朽諸美德，與人類幾乎無別。此至上神，本是創教者排去許多自然神而推尊出來的；但後來諸自然神仍被人尊奉，附祀於至上神之旁，如「光明」之神「米茲拉」(Mithra)，就是諸神中之一例。至上神在波斯皇朝中又常被尊爲種族神，其象徵符號爲一立於由兩翼合成的圓盤上之武士。這個象徵符號完全是直抄亞述帝國的「亞述神」(Assur)之象徵，其遠源出自埃及。至於祆教中所講的惡神，名曰「阿立曼」(Ahriman)，爲一切邪惡之總源，與善神立於完全相反的地位。善神的諸美德漸漸具體化，惡神的諸惡行使漸漸顯露出來，與之相抗；於是善惡的鬭爭激烈進行，且勝負常無一定。不過惡神的勢力終於要屈服；祆教信